

劫

灰

沈君作

沈君題

劫
灰

沅
君
著

每冊實價三角半

著者 沅 君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記



發行處 上海 北新書局

新開路仁濟里
五馬路棋盤街口

我瞻四方，

蹙蹙靡所騁！

——小雅，節南山。

目 錄

劫灰·····	一
貞婦·····	一九
緣法·····	三九
林先生的信·····	四七
我已在愛神犯罪了·····	五九
晚飯·····	七一
潛悼·····	七九
EPOCH MAKING·····	一一一

却 灰

故鄉是我的慈母，北京是我的情人，我是個爲了情人的愛而忘却慈母的愛的蕩子。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太過分。着實，七年的旅客生活竟把我思念故鄉的心苗連根拔去了，報紙上登載的老洋人在河南鬧得那樣凶，我看來並不覺得怎麼樣的動心。

前天，我的二兄從家裏來了。他和我談了好多我離家以後的事情之後，我問他現在我們那裏土匪是否還是那樣猖獗。他黯然而且很驚訝的反問我，「郝莊同和尚莊都被他們燒掉了，你不知道嗎？」也不知怎的我的恬靜的心中忽然感着失了故人似的悵惘。我沉默了好久。二兄見我如此，以爲我談的煩氣了，便披起大氅辭了我，往別的同鄉

那裏去了。

我沉默着把他送出宿舍門口，回到自己房裏還是在沉思之中。浩劫！我們的鄉里近十幾年來那天不是在浩劫中討生活！

記得那是宣統二年冬天十月的事。我剛從書房裏背罷詩經出來，在停放我父親的靈柩那間屋前的蓆棚下，我母親作棉衣的「活攤」旁，逗我養的花哈巴狗打滾，學人立着走，我的叔父忽然面帶愁容，很張皇的來了。他連坐也不坐便同我母親隔着做活的案子低聲談話。那時，我的小花哈巴狗打滾打得正好。我那有心思去管他們說些甚麼！不過他的面上的恐懼的神氣，委實使我不得不分心去留意他們的話。只聽母親說：

——是王八老虎罷？

——不是他還有誰？還不是因為山坡那回事嗎？我叔父回答。

——呵，若果照那帖子上說的如何是好？媽你二哥的靈柩……反正我總不走的一個老婆子家……。

我的母親急得眼淚都流了，聲都咽了。

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，我叔父便去了。母親雖是愁得皺着眉頭，却還照舊作活，並且作的格外快，好像有人催着要穿似的。午飯端來了，我母親也不好好吃，只望我父親的靈前的遺像流淚。午飯後，她帶我到一間樓上，把所有的棉衣都找了出來。該穿的都替我穿上，說是我叔父說的王八老虎要來報仇了，我們一家都要到別處躲避。她因為要伴我祖母同我父親的靈柩走不了，決計教我跟我二嫂三叔母到城北林莊去。我當時雖然不十分了解土匪和報仇的意義，但是聽說土匪就是所說的紅鬍子，想來他的樣子一定是很兇惡的；既然說是報仇，那末來了自然是見人便殺，見東西便毀，我的腿也有點發抖了。

林莊是我家裏的別墅之一，在城北三里泚河岸上。那裏有我家八百多畝田地，二百多間草房，六十多間瓦房。草房多給佃戶住了，瓦房是伯父養病的地方。我家離這裏有五十多里路，那天我們坐的又是牛車，又是吃過午飯纔起身，所以摸了兩三個鐘頭的黑路纔到了林莊。此地雖說離山遠點，比較我們家裏安穩的多了，但是我一夜也不會安眠。我一心記念着怕王八老虎果真來我們家了，並且運用我在小說上得來的智識構成種種不幸的幻想。那一晚我的被子裏似乎較平日格外涼而且硬，老也暖不熱。

在林莊整整住了一個多月，我母親見沒有甚麼事便把我接回來了。不過王八老虎是個出沒無常的土匪，而附近的不務正的人，又利用我們怕王八老虎的心理，故意造些謠言嚇我們，以報他們的私仇。所以回來之後，我母親總不教我們脫衣裳睡覺。每天晚上，只要一聽

見附近的狗叫，或者重物件從較高的地方下墜的聲音，我們都不敢睡着了。我母親也叫醒了老媽子一同到院中觀察動靜。

有天晚上十點多的時候，忽然村的附近傳來三聲槍聲。守村的人們在瞭望台上，更看見莊東頭半里內有三五點燈火。於是大家都確信是王八老虎來了。家裏的人除了用人都從西院的短牆跳向賣豆腐的安家，蹲在亂柴堆裏，後來我叔父也翻來了。他說這樣還不妥當，他們一定會過來尋的。大家隨又向莊東豆子地去躲。那時正是秋雨纏綿的時節，雖那一天下午不曾下雨，然而地下的軟泥，還是一踏便吸住鞋了。但是在那危急存亡之秋，除了自己同家人的生命，身外之物如金銀財寶還是視同敝屣，何況兩隻青老布鞋！於是我們家十多口加上安家母女，便拖泥帶水的加入隣人們逃難的隊裏，向莊東那塊十畝的豆地奔去。

田地本來是較別處格外鬆疎，加以久雨未霽，所有的土都被那些

淫雨和得同年三十打的漿糊似的。豆葉自然也是濕漉漉的。然而我們那裏顧得這些。天太黑了，怕迷了路再跑到土匪羣裏了，我們這一羣多是手扯手的，有的人跑得慢，有的人跑得還沒有到豆地的時候，已是連爬帶滾塗得滿身糞泥母猪。好容易到了避難所，一個個毫不客氣的拚命往豆棵下蹲，只聽見一陣足踏泥的聲音。豆葉子上積的雨水經過這一陣動盪，便雨似的落了下來。於是從前衣服未曾弄上泥水的人，這回也弄上了。

秋蟲絕不爲人們的大難臨頭了而停奏牠的哀吟。遼闊的天空，由豆葉縫中望去，覺得星都似滴溜溜的要落的樣兒。墨色的四野，有幾點時隱時現的鬼火在閃耀。這是何等淒清之景呵！但是我們伏匿在荒野的這般弱者，終覺得背後便有土匪的明晃晃的刀往前刺呢。

最慘的是陳二嫂。她的三妞被豆幹刺了哭出聲來。她怕土匪聽見

了，趕快用手搗住她的嘴，直把這個三歲又白又肥的小女孩悶死了。還有安家大姑娘，怕土匪捉着，直向地的中間爬，竟掉在一座爲雨所壞的大墓裏。墓裏的水直齊到她的腰間。她始終不敢出一口大氣，整整在那裏浸了兩個鐘頭，次日便臥牀不起了。聽說到現在年年清明，十月一，在安家大姑娘的墳上，還常看着白髮鬢顚巍巍的安大姑呢。固然後來打聽的結果，知道放槍的並不是土匪，是畢店同興泰帶着鄉勇接他們的貨車的，這次只是虛驚。然而千真萬真的，聽說好多親戚們，不是房子被燒了，便是人被拉去了，而我們家又是和土匪結下怨的，怎能以爲這次是虛驚便不怕了呢？

民國三年大股土匪白狼被兵在母豬峽打敗了，大家都加額相慶，以爲天下可以從此太平了。誰想零落的餘匪，却大助了我們縣裏的土匪的威勢。他們有新式的便利的槍，又是經過仗的。自然怯懦得羊似的

鄉下人，一聽到他們的威名：早就三魂嚇得少了二魂了。六月初三破了畢店，十八破了湖陽，二十一破了元潭。不上四十天的光景，我們縣裏只賸有崗柳同我們鎮上是巋然之靈光。崗柳是個鄉寨，雖裏面住了幾家二等的土財主，然而所謂財主者，只是擁有幾千畝田地而已。你想在他們家搜出來三百塊五百塊現的，簡直是百不抽一。要首飾罷，又因為他們家裏那些太太多是理財大家，出嫁後上了墳，回罷門，便將那些滿冠半冠九鳳尾之類都廉價出售了。賣來的錢都拿去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去了。況且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景，只有傻子嫁女兒的時候，纔多爲她置辦首飾呢。」有此種種原因，所以那些英雄好漢，都不曾將崗柳放在眼裏，而我們住的寨却成了唐僧的肉了。

七月十三那天，外面的風言風語的說他們在打祈宜之鎮。十五六兩天，他們居然派飯到姚壺了。此地離我們的寨只三十里。專打大桿的趙

大爺，此時已聞風先遁了，鄉愚們更只有把他們當祖宗供的分兒。逃往寨裏的人越多，寨裏的居民越驕傲。「哈哈怕甚麼，白狼破了多少大城池，從我們這寨外十里內過，連一根草都不敢拔；何況在這時我們的寨的四門都封了，生意都移到寨外了，閑人又進不來了，晚上家家出人守寨，新近又添了幾十枝槍！」街坊們每談起都是這樣自滿的說。廿三那天晚上，剛吃了晚飯，我和我母親正在問伯父爲甚麼黃玉茹來了，我們三姐不一同回來呢，我五哥忽然從外面跑進來說：「二嬸十妹都快把破衣服換上，珍貴的東西也快檢檢。今天晚上過不去，因爲剛才局裏人來說，傍晚時候往北門混進來個形跡可疑的人，後來各家都查遍，已經不知去向了。……」說罷又匆匆的出去了。不到一刻鐘的工夫我七哥又進來，說：「三嬸們我已通知了，萬一晚上有甚麼意外之事發生的時候，你們一聽着槍聲就趕快去躲在小戶家裏，我們都要上寨，怎有

工夫來顧家眷呢！媽，請給我找件藍粗布褲褂吧。這白衣服是穿不得的了。」我母親給他找出衣服打發他去後，便將那天早上剛從同盛行起回來的錢檢點了檢點。元寶三個藏在窗根陰溝裏，二千多張票子裝在破布袋裏，放在房裏一隻未鎖的皮箱中，預備逃去的時候，進來就擎去的。其他較寶貴的金玉之屬，都早已埋在地窖子裏了，不用臨時張羅。最後向五嫂借了兩件布衫兩條破褲子，向李嫂討了兩隻大而有尖的鞋，仿照鄉下檢柴的婦女們的樣子裝扮起來，又叫丫頭小興到廚房摸了兩條燒火棍拿來拄上。這種滑稽的樣兒，我們是扮慣的了，所以也不覺得害羞。這時雖然外面的風聲很緊，而我們都是半信半疑的斜倚在涼榻上望着皎潔的月兒。想不到這幾年來的兵燹之福，竟成了我們母子們消夏夜的資料了。一等也不見動靜，二等也不見動靜，十一點時候我們倆便相繼熟睡了。也不知我們睡了多久在夢裏忽被拍拍的槍聲驚

醒。我眼還在眯着，便挽住辮子拉着我母親挂上燒火棍往外走，走到第一層院口，逢着我伯父的媳婦，大嫂。我母親說：「你三嬸哩？」她說：「一刻就來。小孩交給孔嫂了，我抱不動。」說完這兩句話，誰也顧不得其他了，一行人踉踉跄跄的順着東牆根往北走。我們原是想從北門逃出寨的。但是一則因為陣陣槍子嗚嗚的在頭頂上飛，恐怕萬一落在身上，二則土匪既有三四百人，北門想也圍起來了，所以改變計劃向趕大車的方四家躲。還未走到他家口，忽然從西來了一羣人說，北門開了，走吧。我們也就加入其中跑出北門了。

離北門不到二里便是一道小河。平素河水只有半尺深，河上還有橋。這年因為夏天雨量過多，河水收受山上流下來的雨水長到二尺來深，橋也被沖毀了。逃難的羣中許多都是整家的，到了河邊，那些婦女便伏在她的父兄或丈夫的背上渡了過去。我們既然沒有人來背，只

好帶着鞋襪衣服一齊下水亂跑，素來不善走路的我們，又帶了這半身濕衣服，過了河不上半里，月光下曠野中只賸我們母女三人了。

「二嬸，你看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只有我們娘兒三個了。此刻別說是土匪來了我們無可逃避，就是有個歹人來截我們一下，我們也只有束手就縛。十妹已這樣大了。」我大嫂嘆息着說。「陳姑娘不要怕。人到此刻只有聽天由命了。你聽，寨上的槍聲已不似先前鬧了。也許是土匪打不過隊上而退去了。唉，但是不知你三叔同你伯父及那些姪兒們呢？」我母親本是想安慰我大嫂的，說到這裏她的聲也咽了。「他大哥守的南城。二嬸，槍聲不是從南邊來的吧？」她已哭得不成聲了。當我們正在悲泣之際，忽然黑黑的來了一羣人，我們登時嚇得往沙灘上張家立的節孝坊後躲。只聽見那羣中的一個說「東西沒拿不要緊。」音調非常的熟，母親便冒着險大聲問道「那不是李亮臣先生嗎？」那回音